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八〇冊目次

數馬集五十一卷

〔明〕黃克纘撰
清刻本

..... 一

趙文懿公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趙志臯撰
明崇禎趙世溥刻本

..... 六二三

數馬集五十一卷

〔明〕黃克纘撰

清刻本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數馬集序

古有數馬而對漢帝者非石丞相所以得醇謹之稱乎然而武英主也莫嫻於定曆數興禮樂表章六經不能舉其

美又莫疵於土木封禪神仙禱祠東征西伐不能匡其瑕故雖篤行而君子譏之雖然其心則善矣今吾邑大司馬黃老師通籍四十餘載忠猷

亮節彪炳具瞻吐爲文章正大洞達可傳可誦原非漢臣所能望其萬一然則斯集何以數馬名也曰此老師乾惕之心也乾之九三位高責重

周公繫之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旣乾而又乾矣至於夕猶不忘惕非過爲兢業也正以人臣一心出乎乾惕卽入乎無忌憚其幾止爭

於爲主與爲名之介夫爲主
心與爲名心不兩存者也大
臣可使其身無赫赫名不可
無社稷功所謂社稷功者當
官府危疑羣邪互動默爲調

數馬集

序

則紀綱廢顯爲激則國體傷
惟大臣本以誠心揆於大體
定見定力當機持衡務使君
德無虧鐘簴永奠功立而人
不知匪惟不知且指爲罪然

而心固自慊也斯之謂社稷
功則黃老師其人哉老師起
州郡至孤卿敷歷南北掌握
兵刑大率當官不避難立朝
不樹黨任事不顧私至其遇

數馬集

序

四

國家大利害大是非則侃侃
然以其身撓羣喙而不恤蓋
知有國不知有身知有
君父不知有功名固未可以恒
情測識也

鼎湖攀號

仁孝踐阼日月固自光華卽宮
府內外之間原無所容其擬
議乃一二君子思入扶綱常
維法紀其所持不可謂非是
而或不揆本末意氣是矜弊
將翹君過以自爲名至國體
決裂而罔顧吾師憂之於是
引經析義抗疏陳辭以誰毀
誰譽付之斯民以知我罪我

俟之後世雖一時觸異已之

忌竟使綱常法紀炳于汗青

而

聖德益完其粹白儻非本之以
真誠居之以寧靜運之以定

見定力其何能濟總皆自乾

惕中來也吾師於書無所不

窺故其爲文如千金之裘聚

衆腋以成章百尺之臺鳩羣

材而極麗愚嘗觀其奏疏通

達如賈維陽而精於理過之
馴正如董江都而練於事過
之其陸宣公流亞乎辭賦翩
翩有屈宋風古詩逼選近體
入唐皆以溫柔敦厚爲鵠序
記清新碑銘典則誌傳狀誄
詳核曲盡以及若贊若跋若
試錄書牘琅琅皆金石聲殆
庶幾軼昌黎廬陵諸君子而
上與龍門氏匹休哉然老師

能文章不欲以文章著其對
後生惟談職業不談操觚嗟
乎吾師之心遠矣昔田千秋
一言悟主先正謂其善處人
父子間韓稚圭調護兩宮爲
古今相業第一美盛兩公皆
心社稷而當時咸諒其功吾
師有社稷功忌者反以爲咎
則吾師所遭益難而心益苦
矣吾師惟存石慶數馬之心

兼得田韓兩公之妙用故勲
業茂旂常人徒知其勲業不
知其文章卽知其文章亦不
知老師之文章卽爲老師之
勲業

景辰

叨老師愛最深其

敬高

序

九

佩服吾師不淺用是忘其固
陋弁之俚言聊以表其高山
仰止之志云爾

門生楊景辰頓首拜題

數馬集卷之一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男道敬道貞編次

姪道賜道守

奏疏

孫兆景兆稷

大權不可下僭疏

曾孫隆駿兆稷全較

題爲大權不可下僭

欽差不宜擅稱棍徒詐冒大干法紀懇乞

聖明亟行提問正法以尊

數馬集

卷之一

朝廷事

聞四海定於

一君子

君者必誅

命令出於

一八矯命者無赦故易稱開國承家必曰大

君有命詩言赤芾邪幅亦必曰天子所予我

國家制度人臣非奉

特遣頒有

勅書關防者不得稱

欽差所以重事權而尊

命令也伏觀

大明律一款云近侍詐稱私行者斬夫詐稱僅

託之空言而斬罪則罹乎極刑此無他

人主深居九重所恃以取信於天下者惟此

命令若可以詐稱則以僞亂真天下之人將惟

其奔走號令而莫之敢抗此大亂之道也

故凡奉

欽差者必題

請由於六部

明旨下於該科

數馬集

卷之一

勅書撰於翰林禮部給以關防兵部與以勘合

彼此相承上下相制然後可以稱於天下

曰某爲某事而

欽差者也若今之礦稅內臣固奉

皇上之差遣彼其門下趨走服役之人頤指氣

使之輩不過稱曰某監委官足矣乃有詐

稱

欽差如程守訓其人者其罪可勝誅哉臣於本

年正月十六日據萊州府申文內稱准

欽差總理山東直隸徐州等處地方礦務兼查

河道沿江船料錢糧

武英殿中書舍人程手本奉本監劄付前事

移會本府煩照手本內事理速爲行文拘

齊有名萬桂等一千犯證俟本科到日以

便會審轉詳請

旨定奪施行緣由到臣又據馬兵張鄂報稱程

守訓往萊州府打金字

欽命牌貳面門書馬三十五匹扛轎夫四十名

數馬集

卷之一

三

鼓手藍旗十名皂壯各十二名執

令旗令牌二人臣等見之不勝驚駭聞程守訓

爲礦監之委官矣不聞其奉有

勅書關防也聞其爲礦監所差矣不聞

皇上之差遣也此而稱

欽差則

皇上之命令自礦監出是以臣而惟

主也若係程守訓之擅稱則是

欽命可以詐傳也有一於此皆律所當殺無赦

者且程守訓何如人哉市井無賴因礦監

開礦登州托通判曹永年引見投充委官

當庭叩頭此登州人士所共恥笑者也無

何以奸猾逢迎得被信任倚爲爪牙肆其

搏噬害徧山東波及江北江南戶部尙書

陳渠嘗叅之矣御史牛應元劉曰梧陳燧

應朝卿李以唐科臣張問達許子偉田大

益楊應文等俱欲殺之矣且其父死不奔

喪礦監爲

數馬集

卷之一

四

請於

皇上固未嘗有

旨畱之也不蒙

畱用而擅自奪情抗

旨之罪固已難逃今又詐稱

欽遣公然持金字

欽命牌面若侯伯之奉使

冊封者然至於

令旗令牌乃出自工部製造奉

旨給總督撫鎮以擅生殺而壯軍威者敢公然
僭用之是口合

天憲不在礦監而在守訓矣嗟乎自礦稅繁興
皇上以內臣爲可信假以事權漸至於盜竊大
柄如異時叅官之疏惟文致其罪而聽

皇上之處分耳今則疏中十九徑

請差的當官校拏解是預擬

旨意併

皇上作威之柄而竊之矣此猶中官之無知也

數馬集

卷之一

五

至於服役之人敢稱

欽差擅用

令旗令牌與督撫無異又併

皇上作福之柄而竊之矣大權下移漸不可長

漢唐之季可爲寒心故今日縉紳逮繫

憂之而未甚也謂臣子於

君父理當順受一旦寬釋則士大夫之歡呼鼓

舞如故也百姓被擾臣憂之而未甚也謂

官府於小民分宜調停一旦停止則小民

之安生樂業如故也惟是詐僞公行矯誣
四出礦稅之權幾侔

人主廝役之輩敢稱

欽遣紀綱凌夷威福漸奪天下之人但知有此

輩不知有

朝廷之三尺豈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臣謹

據實叅

題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剛

數馬集

卷之一

六

勅下法司查其曾否奉有

勅書關防曾否給以旗牌是否詐稱擅用嚴提

究治用正法典庶

命令重而

朝廷尊威權一而姦宄戢天下將稱誦

皇上明並日月威並雷霆無敢肆其不軌之謀

者矣

信詔令以光聖德疏

萬曆三十一年閏二月

題爲

德音昭布萬姓騰歡懇乞

聖明順民情信

綸綍以光

聖德以增

聖壽事 臣叨撫東土目擊小民困於礦稅明有

包納之苦暗有巧取之害日夜思望停止

如大旱之望雨也本年二月二十一日 臣

因春汛屆期巡歷登州整理海防事務忽

接戶部咨文傳奉

數馬集

卷之一

七

聖諭開礦抽稅爲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

權宜採用今着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

俱着停止等因欽此 臣叩首奉誦不勝踴

躍卽宣布

德音與民更始歡聲雷動無不祝頌

聖天子萬年者至閏二月初三日回省又接礦

稅太監陳增手本內開奉到

聖旨說與太監陳增知道開礦抽稅爲因三殿

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其各處礦

稅織造燒造等項俱照舊行待三殿落成

爾等行文戶部請旨停止恐爾等不知旨

意到爾卽與各撫按等知聞如有妄造謠

言准爾卽時指名叅奏重治不宥該衙門

知道欽此 臣奉讀

密旨與

前旨稍異誠知

三殿告成必有停止之日然小民望有此舉久

矣其停止也不能無歡則其未止也豈能

數馬集

卷之一

八

無怨於是羣聚 臣庭求 臣題

請願遵

前旨以安民生者 臣多方寬譬已行解散外竊

惟

國保於民民保於信

人君所以聯屬億兆惟此信之一字若一事而

二三其令則民亦二三其心將因其不信

而併疑其信者後有徵發期會何以使之

易有之曰渙汗其大號又曰渙王居無咎

言王者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又當渙其
居積以與小民若能聚而不能散則咎不
終無也明於渙汗之難反居積之宜散則
今日礦稅之事未罷也斷乎其當罷既罷
也斷乎其不可復行矣昔晉以汶陽之田
歸魯復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季文子曰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
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霸主一失信尚不能宗長諸侯況以

數馬集

卷之一

九

天子而失信於民乎今礦稅停止戶部業奉
明旨布告天下萬口懽馳不疾而速四海九州
誰不聞知一旦中悔照舊徵課昔之

恩澤徒爲空言夫民於窮困之時至易德也以
易德之時施

曠蕩之恩竟奪之而不與則其舛望也必甚於
前日何也也膏未施其望猶淺爲惠不終
其怨更深也夫朝四暮三朝三暮四爲數
則同而朝暮稍異無知之物猶囂然而爭

矧朝沛

德音暮收

成命塗民耳目以取其財貨者乎且民易於明
告難與暗喻停止之

旨下之戶部昭若日星開採之

旨密傳內官轉傳臣等民惟知有顯示而不知

有密傳必且以內臣爲誑已恐山陬海澨

有思持挺而逐之者矣臣竊謂禍變之興

從茲始也古之明君蠲民田租賜民布帛

數馬集

卷之一

十

寬大之詔無日不下額內之賦尚捐與民

額外之征何難速已以

皇上之明聖尚欲比肩堯舜而肯出漢文景下

乎伏望

聖心翻然悔悟將礦稅仍行停止俾臣等將順

德意見之施行則解民倒懸仁也轉亂爲治明

也施德克終信也將

和氣致祥

聖躬日豫

萬壽無疆而

聖德益光矣奉

聖旨礦稅朕屢旨權宜採取自有停止之日不必

奏還靜聽處分地方責任着用心撫理該部

院知道

疏陳會勘王家口始末疏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

題爲河議原難臆決開濬責有所專自慙愚

昧難佐

數馬集

卷之一

十一

廟謨懇乞

聖明專責河臣早定石畫以收功萬全事臣接

邸報見工科給事中胡忻一本爲河工萬

不可已勸議再不容誤等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臣閱科臣疏內大都言曹

縣王家口若果可開卽不利山東不可從

旁尼止誠不可開則山東撫臣於會勘時

何不直指形勢明證可否若之何面從而

退有後言且謂從今覆勘宜以和衷責之

撫按司道等官以任事責之總河斯語也

乃今日治河之斷案而王家口之開與否

可一言而決矣臣雖至愚無知敢不引咎

思過勉圖後効惟是勘時情狀科臣或未

之知不得不一言以明心跡臣於本年六

月十三日從邸報中見有

旨着臣等會勘河道臣不待部咨於十四日卽

馳往曹縣彼時巡漕勘臣崔邦亮已駐曹

半月而二部屬五司道及諸治河府官俱

數馬集

卷之一

十二

先臣至矣相見時勘臣問臣云王家口之

議何如臣對之曰續向曾有疏矣惟以爲

不可開故被科臣叅論今復何言且有奉

命勘河之臺使者及總河部院在踰五日於舟

中會勘臣指維舟處向總河及勘臣言曰

昨日舟中無事使人測水舟以裏近岸處

水深八尺舟以外水深一丈二尺至於河

心則深三丈四尺今王家口地尙未淹只

開一丈五尺能洩全河之水平況廣狹相

十伯也勘臣答曰此處迎溜用水衝刷則河自深其不盡之水仍於決口開減水開放之南行是臣於會勘時未嘗不明言可否也臣見勘臣之言亦似有理又私自念事關

陵運有總河任其責不宜與之爭乃爲王家口之民私有請於勘臣曰昨乘肩輿東行六七里見兩姓數十家有翼然二高樓南北相望其所掘新河卽居兩樓之間而所謂

數馬集

卷之一

三

夏家樓者常在河之外矣其人哀號求援可稍迂十數步存此一姓人否倘有主簿儲明善答曰河必居兩姓之間其流乃速夫臣之力不能得之十數丈之地而能得之全河乎又臣書生也所知者地勢之高下耳至於河乃神水方能排山衝刷之說臣敢謂其盡無正懼河南諸臣以臣爲私其人民而不先

國家之急故且與二臣議給地價使之作遷

徙計時雖禾黍滿野結實離離亦不暇顧矣勘畢臣又問曰勘止此乎他處不復勘乎勘臣曰止此矣明日總河向臣再三訪問臣曰若王家口決開則委官當擇州縣素有賢聲實心任事者用之彼求薦投用者不可委也費多而功不成河臣又曰再

有可教否臣曰昨見道府諸臣多謂王家口地高其河溜之勢亦已少變功甚難成但不敢明言耳次日總河又集部屬各道

數馬集

卷之二

于明倫堂再問而開王家口之意遂不能堅決臣臨別時勘臣又問曰事可濟乎臣曰所恃者

國家之威靈與河臣之福德耳若以勢觀之猶未易濟也勘臣曰此公乃福將事必濟矣臣因

聖誕在邇進

表官將行遂馳而歸而總河於各道呈詳駁語有云全河深計二三丈今新開一丈五

尺可否盡掣全河而東築滾水壩以減新河所不容之水是否長策斯語卽臣舟中之語也自總河發之則爲正論使自臣言之則不免爲妬婦之口矣三省具疏而臣獨無者緣臣愚昧不敢逞私臆以決天下大事將謂可開則非臣愚私心謂不可開則恐議臣者以爲掣河臣之肘而使其不得展布爲罪滋大今科臣罪臣面從而後議臣於此事誠不敢具疏力爭但以爲面

數馬集

卷之一

十五

從則臣曾較量河之淺深委曲言之其從否則非臣所得專也卽使臣當日具疏諍之其所言者亦不過河水淺深地勢高下數語耳總之臣智未能燭河之幽隱勇不能定人之猶豫誠不能起人之聽信碌碌從衆與之高下臣之罪無所逃也夫往議未決來議方興臣今言亦罪不言亦罪請得以臆而終言之臣所憂者不獨王家口之難開卽李吉口亦難濬也蓋臣因勘河

歸經單縣地方乃知李吉口自萬曆二十五年以來新開爲河者有三股矣皆旋開旋淤今歲又開一路則四股也夫水性難強地形一定二之爲甚其可三而四乎昔人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故治河者淤一處則別挑一處乃李吉口之地有限而挑無窮也將如之何此皆臣之境内臣所得而言者若別求石畫務求萬全則如總河疏內行牌與各道商略羣策畢載臣

數馬集

卷之一

十六

何能贊一詞且其地多非臣境内臣不得而與也夫道傍築室三年不成唐虞治水一禹足矣今日之事責在總河科臣所謂勸議亦屬多事乃至言也惟在

聖明專加委任而徐責其成功凡在事外者無得撓焉何河之難治臣近因告病奉

旨不許再辭未敢復有陳

瀆但自知會勘無狀不得不詳其始末以見區區愚心非敢陽是而陰非者至於王家口